

目前,制约口罩产能的一大因素仍然是熔喷布。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已加大生产熔喷布所需原料,各企业也在投产新的熔喷布生产线,但对于这些持续扩产中的口罩厂来说,熔喷布仍然供不应求。

此外,口罩机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通常,一台口罩机设备从设计到生产、组装、调试,至少要近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因为抗疫急需,企业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交付,对企业来说,调机工人就成为了制约口罩机产能的关键。由于零部件众多,口罩又是软性材料,稳定性差,设备组装完后,还有很多技术参数需要调整到最优的状态,使得故障率低、速度快、良品率高,而这就是一个极高的门槛,所以目前有经验的调机工人是最稀缺的“物种”,甚至达到了日薪数万元的地步。

几家欢喜几家愁

全球每卖4件泳衣就有1件产自辽宁兴城,河南稍岗镇生产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卷尺,“皮革之乡”海宁、“国际袜都”大唐……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有不少看似“不起眼”的制造业小城,它们作为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共同撑起了中国制造。

数码印花机智能印染,机械手有序衔接……宁波申洲国际园区厂房内,一件件服装“整装待发”。申洲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众多知名品牌做代工,是国内最大的服装加工制造企业。疫情发生以来,凭借从纱线、面料、辅料到制衣全供应链的“硬核”掌控能力,申洲有序复产,目前产能已完全恢复,宁波工厂日产服装达80万件。公司董事长马建荣说,订单交付没有问题,接单并没有缩减。

我国最大的消费电子企业之一,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指出,公司有一部分材料来自国外,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在3月中旬之前,这些供应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它对大企业的生产基本上没有构成太大的影响。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受得影响是可以控制的。“疫情影响主要是物流这块,海外的这些物料要进来,不像原来那么顺畅,就让整个生产节奏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我们有一部分的生产技术是和国外合作的,一直到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外的专家来不了中国,我们的人又出不去国外,人员来往的影响对我们第一季度经营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李东生在3月28日晚间的视频直播中特别提到,公司在武

汉东湖区有一家生产低温多晶硅显示屏的工厂,整个疫情期间一直在开工。“我们的工厂像半导体芯片厂一样,365天不停产。武汉工厂所生产的低温多晶硅占全球供应量的20%,如果停产的话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武汉工厂一共有13000人,春节期间留守工厂生产的大概有将近7000人。在武汉封城之前我们高管决定不放假留守,后来武汉封城了,当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停工还是继续生产,我们基于两个理由决定继续生产。第一,从防疫的效果来说,如果这些人停工的话,他们散落在武汉市里受感染的机会更大。第二,留在厂区内,无论是生活区还是厂区,比较容易管理和保护。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疫情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7000人没有发生一例在厂区内感染的病例。这一方面说明企业的管理系统做得比较好,另外也带有一定运气的因素。”

李东生认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是暂时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的短缺也是暂时的。欧美国家很少生产这些产品,因为它们的附加值很低,想要把这些产业链重新拉回到自己的国家生产,这是不科学的。对中国制造业最大的挑战和机遇都是,要完善全球的产业链布局。

在中国制造庞大的“阵营”中,一些企业凭借供应链的掌控力迅速达产,化解风险。也有一些行业、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则更多面临来自供应链的压力。

湖北是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基地,湖北一度停工让不少整车企业感到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多家汽车企业部分车型生产线受到影响。“我们组织梳理了国内7000余家全球产业链核心配套中小企业,联合相关地方、部门重点服务,全力推进,也在积极寻找可替代供应商。”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

海外疫情告急,受不少海外国家封城、封关等影响,海外需求下降,让刚从延迟复工中稍稍缓过劲来的外贸企业遭遇来自外部的二次冲击。盛威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向型的出口企业,是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主要的企业和个人安全设备供应商之一。自3月全球新冠疫情恶化以来,公司已经陆续接到了上述国家客户推迟订单的消息,未来一个月,订单肯定还会减少。

商店关门、经济停摆、大量订单被搁置——“订单不是已取消,就是在被取消的路上”。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一方面,开始复工的中国企业需要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因为疫情的快速蔓延,物流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品牌取消或者暂停订单,导致一些复工企业无活可干。温州不少大型的外销工厂基本上不是放假,就是维持